

国际学生被置于风口浪尖

安东尼·韦尔奇

安东尼·韦尔奇 (Anthony Welch)：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(University of Sydney) 教授

电子邮箱：Anthony.Welch@sydney.edu.au

长期以来，国际学生一直是澳大利亚大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他们大多来自亚洲，尤其是中国和印度，为澳大利亚的大学与研究部门作出了巨大贡献。许多学生在澳完成博士学位后，进入学术岗位。目前，澳大利亚大学教师队伍中约有 15% 来自亚洲，国际学生则占总入学人数的四分之一以上（部分大学甚至接近一半）。亚洲知识侨民的有力支持，帮助澳大利亚大学与亚洲创新体系建立紧密联系，提升研究表现，并在国际排名中保持竞争力。

然而，经济层面同样重要。澳大利亚等高等教育资金长期低于其他景和组织国家水平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国际学生学费为大学运营、科研和其他关键职能提供了重要支撑。目前国际学生带来的收入总额约为 270 亿美元，已成为澳大利亚第四大出口产业。新冠疫情一度中断了国际学生流入，但影响有所差异，其中以“八校联盟” (Go8) 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受冲击相对较小。疫情结束后，国际学生入学人数迅速反弹至 39.2 万，但环境已大不相同。

移民争议

如今，国际学生人数问题已被政治化。在生活成本上升成为政治焦点、联邦大选临近的背景下，疫情后移民的快速回升被指责为推高住房价格的元凶，尽管相关证据表明，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仅比疫情前高出 10%，且绝

大多数毕业生选择回国而非留澳。但国际学生占移民总数比例较大（往往接近一半），使得其人数问题易被政治化，并催生出简化的政治解决方案。教育部长于 2022 年底启动的《高等教育协定》(Higher Education Accord)，强调公平性，但结果尚未公布。与此同时，主要政党均提出计划，意图大幅削减国际学生人数。国际学生实际上已在“总移民数”的政治争论中被视为可有可无。

大学的抵制

面对招生和财政双双大幅下滑的局面，并伴随对区域关系的影响，大学指出，这些提案将对高等教育部门和更广泛的经济产生深远影响。澳大利亚大学联盟 (Universities Australia，大学部门的最高机构) 估算，大学的预计财务损失将总计达 3.1 亿美元，同时至少会造成 4500 个工作岗位的流失。其他宏观经济分析发现，2023 年国际学生消费贡献了全国经济增长的一半以上。

然而，正如《国际高等教育》(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) 第 116 期所指出的，两项关于签证体系不规范的全国性调查近期揭露了严重的腐败现象，从而削弱了社会对该部门的支持，而国际学生尤其被置于“火力中心”。调查揭露出少数不道德的教育中介存在普遍的不当操作，他们为申请人办理学生签证，但这些申请人在实践中往往更关心进入劳动力市场而非学习。这类申请人常常易于

受到剥削性的工作条件影响，而腐败的中介则从低质量院校那里收取高额费用，甚至高达课程总费用的 40%。这一丑闻凸显了监管失灵，迫使签证体系收紧，以防止此类滥用。应对措施包括：显著提高国际学生的签证拒签率（尤其是与签证腐败行为相关的地区）、提高学生签证的经济担保要求、缩短学生在毕业后临时签证下留在该国的时间、并提高英语语言能力标准。

但大学方面认为，目前改革方案存在“矫枉过正”的风险，将导致供需错配。澳大利亚八校联盟的首席执行官警告，这可能意味着放弃澳大利亚最成功的服务出口产业，削弱区域关系和高等教育部门的财政健康，同时影响国家技能劳动力目标。同时，相关行业如学生宿舍、旅游、交通和酒店业亦将受到冲击。进一步的提案——如将毕业生留澳工作的年龄上限从 50 岁降至 35 岁、禁止访客签证和临时毕业签证持有者申请学生签证等，这些也引发了国际学生群体的担忧。尤其是计划设立大学整体及具体课程层面的国际学生招生上限，并强制推动国际学生赴地区性大学就读的提案，被批评过于生硬和干预过度，违背了学生对大城市学习和生活环境的偏好。

不确定的未来

澳大利亚拟成立新的法定机构，即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委员会（Australian Tertiary Education Commission），以协调联邦与州的关系，提升公平性，并为资源配置与规划提供更统一的建议。文件显示，部长将对高等教育委员会拥有指导权，可设定年度目标，并对国际学生比例进行干预，包括在商科等热门专业设限、扩大教育与护理等领域的学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该提案仅针对公立大学，而对 130 多所非大学类高等教育机构并未提及，其中 56% 已被评估为财务高风险或中等风险，但许多仍积极招收国际学生。

若提案得以实施，将严重削弱大学的自主权，特别是在国际学生战略上的自主决策。政府在提高国家技能水平上的首要目标，与削减国际学生规模的计划明显矛盾。同时，进一步限制临时移民（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国际学生）的政策，将进一步降低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吸引力，也可能危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。除非在当前咨询过程中有所修订，否则，这些提案将显著削弱澳大利亚在地区的软实力，导致财政与就业损失，并破坏长期以来大学自主的传统。